四書約說

孟子約說

離婁章

通章只仁政二字先王道法皆在此君不可不行臣不可不導君以行者先王故曰各四見文字提掇轉變處正須着眼

婁曠皆爲聖人守法者堯舜直是竭心思之聖人了堯舜之道仁政平治都有了不以二句是立說猶言不以仁政安能平治天下而澤當時法後世至此哉

仁心仁聞要說他能行仁政爲吾君不能伏案徒謂用意過當忽謂照顧不及過正不被澤不法後意

聖人有思必竭有竭隨繼竭與繼相分不窮而仁有不徧于古今之天下乎

無斷曰繼直是仁政即在竭中既者更好看非仁政即竭亦徒善耳

先王固有道在行之第因之耳有道而後可據有法而後可守無禮無學亦即無據無守處

不行仁政病根正在富強城郭等須為指破

沓沓并什泄泄正見時俗共惡以深刺其誤國之心耳

責難陳善皆所謂行仁政以法先王者

論政多重仁心此獨重法以當日君臣不知有井里學校在

規矩章

句句要認着仁字上以規矩說仁政此復以規矩說人倫單指君臣指治民始指出仁字又甚言不仁之

當鑒聖人固無大仁民耳
至即至善之至恰好不可那動正是可法處須從仁字出與道二相映盖有不至便中立可中立便不盡堯舜正君臣之至者法堯舜要從自心做本領所謂仁也直須拈盡字而已矣照至字兩所以更明白擒定仁字了
仁不仁由心造事俱有故口道須說得出此入彼不容髮不中立意
三代章

喚醒全在惡死亾三字正進以强仁處

愛人章

各句反實實行本領作用在命此是正身命此是天下歸凝命祈福總不出此了

不得反求上已道過只以有字皆字撲寫無念非求意其身正而天下歸須不得作了當部所為輾轉叅勘盡不敢自爲正自爲歸乃是反求真精神處

人外無命及外無求詩正非以多福咏君子也

恒言節

直是教人理會恆言非爲恆言分疏人有恆言謂人人開口便如此非恆人之言也不曰家國天下曰天下國家豈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而家之本不在身乎本只一本在無二在恆言正不得習而不察耳

爲政節

不難直是操之有要不得罪政在德教上說蓋一國天下慕或可假巨室安能假得吾德教誠足爲巨室慕自無處不洋溢矣

有道章

順即順受其正之順所謂順天逆天要以人力挽回

造化不可以不仁厭絕天心德必圖其大賢勿狃于

小故爲政及無敵皆役人而不役于人處

受命便是人役非謂景公能順天正形容人役光景

猶幸有涕出一恥在

文王固順天而爲大德大賢者上帝既命直是天爲

文用殷士膚敏真個賢德爲役仁不可爲衆正文王

爲政于天下而天下無與敵者國君好仁所謂師文

王曰夫者前師文王已早有仁心仁政在

不仁者章

言正言其所以亡以返之仁者孺子一歌何當自取孔子諄諄教小子直可爲聽言榜樣自侮等總是自取引書更欲即設訓爲言耳

桀紂章

與聚勿施正是仁處所爲好仁志仁皆在此爾也直是得心得民得天下王天下不待言了

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

深仁

自暴章

自暴自棄較自作自取更覺迫切故叫哀字

安宅正路固可居可由能居能由者兩人字真自字

生面直要暴棄者一思耳

道在邇節

兩在字直足邇外無道易外無事求諸遠難便不得

爲道與事了親長是點詣非推原人人即天下親親

長長不失其孩提少長知能而天下無餘事若在平

天下上着語仍是求之遠難了

居下位章

獲上等皆本于誠而明善正誠身工夫思則能通正所以明善者天人兩道字正各道字照睛動即獲上等動乃是誠至思誠以明善正不容已要明字思字實實在獲上等體認正非空空

辟紂章

善養老者正是以養民該養老如制田里等所謂文王之政也北海東海便東西南北俱在所謂天下歸之

也而歸正歸仁非就養大老等意非借二老以收天
下正衆二老以証天下文王所以爲政于天下曰七
年曰必正見仁政非迂濶而難行也

爲季氏宰章

直是大創宿逆處服者執善戰而加上刑以償其盈
城盈野彼必心服故連諸侯等尚不足擬其罪矣

存乎人者章

存照下廋字與使有言字意觀即于聽時觀各有知
言知人本領在

恭者不侮節

惟恐不順正是以聲音笑貌爲之惡得爲恭豈可爲直
窮所托則不侮不奪之眞恭儉出矣

男女授受章

先將道說到權上孟子將權歸到道上不援直欲枉
道枉道便是手援了
邪說須以仁義援之功利須以王道援之蓋天下溺
正爲無道故今道無援道中固有權在
禮之內無叔嫂道之內無夫婦

不[illegible]章

教以正即責善易子便是養繼怒便是責了

古云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夫子曰愛之能勿勞敎以
正繼以怒都是正理須抹到勢上所謂不中不才非
養不可正是善教子處

爲大字

事親全在守身志正身所獨注者以身事親須以志
養親把親志並成爲子身非若曾子不可

大者衆事衆守供包本則衆事衆守所從出故本字

即從大中拈出耳

守身要即令事親意不失何見能事已于守身中有了

養志正從守身來必請必有直是視無形聽無聲職競與精神處可也正謂以守身爲事親而大與本俱在此矣

不足節

適間正要定國非不可直不足盡君心有非適間將不勝窮非即不仁不義所謂不正者大人爲能所謂

以仁格不仁以義格不義以正格不正積誠盡力直在君心上撥轉惟者非推尊大人正剔清適間意言仁義又曰正者見非照照子子之仁義說非字極精極盡處莫不直指人政矣字正足之象也

不成節

毀譽原不足憑至不成求全成何世道人心所有学正欲人自勵非為人作長嘆耳

易其言節

正見無責乃大不幸處

人之患節

誨人不倦便是成人好爲人師直是上人師未嘗不可爲也

從于子敖章

樂正子失身匪人故直以亦字我字刺他幾日舍館直是影子有罪仍不悟所從之非了

訓樂正子節

徒字可玩求其故而不可得只落得一个餔啜了我不意更大有怵惕意正子原爲求見求從一非而生

乎凡喪道固如此

傳食不爲泰甚毀不可徒只多一子放在

不孝章

猶告直在舜上說出所以爲孝正不爲無後者借口耳

仁之實章

通章直是教人從孝弟上認性

實字與本字不同泛說良心真切猶是實子直指到事親從兄確有可循方是實字真象

事從正在良心發動愛敬懇摯處是也直是此外無
仁義意
知斯節各斯字遍眞實字則生以下更是仁義禮智
一以貫之故獨不着是也二字

大悅章

猶草芥正視在親不在天下所以爲人爲子在此所
以盡道在此直須至天下定方是大孝舜所以不可
及也

諸馮章

直是教人証聖于心意
東戔西戔只是極東極西照下中國合在志不在行
是謂行乎中國揆乃心之衡量正志所以行處一直
在聖字上見人則意見趨是操岐出不一聖則直是揆
了揆罔無不一矣

聽鄭章

悅人便不足乎政便有餘非謂濟人不可爲正敎以
政濟不以惠耳
乎政直是罔利利民德怨均所不任意

乘輿一事當時據爲美談孟子斥爲小惠正是據如離婁作用處

視臣章

視各就心上不可知不可言處說如手足直是信任不疑意存澤正臣心所在全在行聽上發出曲體臣心方見視如手足謂寇讐明乎非君對君言過如此

無罪節

可以者過此便欲去不得非教大夫士以知幾正不欲有國者戒以知幾耳

君仁節

要在仁義並用上說

非禮節

非爲者禮義從大人出大人不從禮義出若在禮義上摸擬全無是處了

養不中節

養正薰陶涵育便有樂字在日中月才曰賢父兄明是身教棄只是不養不中不才未便是不肖棄則直成其不肖了故是父兄不賢

不爲節

兩有字正在本領處說不在作用上說而後可以者才情馳騖都無用處了

有不爲從何處來學問德性俱在故可以人字與之

言人節

當如直是莫救了何恁悚惕

仲尼節

只是當爲便爲恰當至好若加一毫意思便如患知

要直是已甚仲尼所以爲至聖也

言不必信節

要認大人者三字正所謂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者也何嘗不信不果但必則非義不必則惟義所在大人所以爲大人耳

不失節

赤子眞心直是神化不盡大人非有加苐不失之耳有多少涵養學問在兩者字正是論大人人與論心無干

養生節

非謂養生可輕正謂送死當盡

深造節

只是要人還原原所謂本來非源流說話得正得原深造以道直是勿忘勿助於安等自得中一齊俱有故君子要人深造以道不可補足方並前欲字俱有費力了

博學節

曰反約便收博約為二門反說約便詳說正以說約了將者合下直是說約正好看一貫處

以善服人節

養人宜無意服人了服天下則心服則王矣

服人惟恐人善養人惟恐人不善

無實節

曰不祥不啻等爲欣群正好看遠總眞精神處

徐子章

原泉有本者也雨集無本者也有本則進無本則涸

故聲聞過情君子非恥其涸正恥其無本耳

人之所以異章

敘几希一脉首以大舜爲宗正人心道心自舜開之後來聖聖相承存此幾希世道人心所由以不壞正在此

所以異要照註能有以全其性說不曰心曰幾希者猶言這些子說話直是惕人存存意去則庶民自遠幾希存則幾希通布于人間流注于今古矣

仁義止是幾希庶物人倫各在舜明于庶物非以庶物明察于人倫非以人倫察明察則無不行矣直是仁義由行出非行由仁義出幾希布滿于倫物明是

个存字了

旨酒章

有惡旨酒等在而幾希藉以不磨是以禹以惡與好爲存湯以執與立爲存文武以如傷未見不泄不忘爲存周以兼三王施四事爲存數君子所造于世者甚大春秋私淑皆此意

得之亦得其幾希帝王以來至周公獨開相局整飭在一朝經制在萬世所以思字兩見若非幾希作對針語周公千載深心便已抹盡

迹熄章

迹章只一義字盡之天下有王者義書于王迹而美刺其于詩歌天下無王者義竊于伯圖而是非存于聖經二經始終正幾希存去之關紐處

義但有易唐虞有書文武周公有詩至孔子有春秋所謂集大成

王者二字孔子作春秋丗子義與取俱在此詩以直是不關王迹雖有亦以二一也正爲義字伏案桓文見非王史見非經孔子據事直書公案並而是非存故

義仍曰其取者借僭史見巳意也
窮則誅譏不當正不必借權賞罰而幾希巳昭垂于
萬世矣
五世章
王者曰迹君子小人曰澤孔子同萬世不磨者未得
非傍徨並企慕意私淑正一心授受獨傳幾希眞種
舜以來仁義都在此人字要看並夫了莫不有焉不
學意
可以取節

要在可以中辨出可以無來正教人精義處

逢蒙章

端人二字是一章斷案羿之見殺非于知人不明直是尤己不正耳

西子章

本質惟人自造正不可不滌垢以就潔也

言性章

正是善言性善處

以故言性未嘗不是只要問利不利耳爲本者利便

是性不利便非性所謂本來說話獨指知者凡故與從知做出即知亦是性之故了鑿便非利行所無事便非鑿治水治厤皆知中故耳

行水便與治水不同將與利字無事利也其所無事正指性言行所無事要大發揮字亦行及亦大兩亦字更覺自然

之高之遠在是利字與象其故正利之故也天並在星辰上見千歲日至是前推已往便可后驗將來正以利言故坐致正見不必鑿正見以利爲本也

公行子章

禮便不是簡君命即朝廷更壓倒王驩了不與言便不悅皆與言未嘗悅非王驩果有是非人自多一趟承耳

存心章

通章只存心二字君子同爲聖人不爲鄉人者存心與心存不同正自有終身意其存心所謂存之心者以仁禮存心直是合天下後世于仁禮括盡通章語意愛人敬人所以証吾存仁愛恆敬所以驗吾存三

自反所以鄉吾存明是終身之憂何難正是無患了誰使橫逆者終爲禽獸君子仍謂仁禮未存處舜無不化之橫逆所以可法可傳我有不化之禽獸所以爲鄉人如舜而憂始巳舜何月可如憂何時巳以君子固見爲終身不如舜耳非仁非禮可以致患如有正是無字不患直是憂而已矣

有憐聽象乃成爲舜有橫逆乃成爲君子所謂道高一丈魔高十丈正此意

無憂做存不出故夫子亦以憂道爲謀道

當平世章

道同正在當字定之當者地位在是擔荷亦在是禹稷所行之道即顏子所藏之道顏子所藏之道未嘗不可為禹稷所行之道道同故可易地有括出當字本領由已安得不急顏子固已未嘗與焉者兩可字正說道字

通國章

正是衆惡必察樣子世俗即通國意三不顧及下不養戮危反下賊恩後責善而賊恩章子正自可原以

責善得罪以得罪自責是責其章子本求何得以皆稱
不孝絕之

居武城章

要重在曾子所爲子思上先生字及君字便明白道
出師等了道同故易地無不同者

王使人節

何以異正點出上以字要實發同處同耳在做人處
說方關合瞯字形性意無干

齊人章

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利達者直是齊人可羞泣不

而妻妾能羞泣曰所以求者乎態爲狀俱在須君子

一眼覷破耳

于田章

通章只一慕字盡之怨正所以爲慕怨則憂不怨則

怨通真慕字精神處

于旻天直是事親如事天下于父母並言又所謂事

天如事親篇中神脉俱已傳出于我何哉是無一能

順意

自耕田以至得天下便寫盡終身二字不我愛爲不
順及惟順更寫盡慕字帝使等是總說悅之等是禎
說人少等是縱說可謂備極形容矣
畎畝者以耕夫被與寵王備慕影動處歸字更好看
歸狀慕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父母不愛便是窮了便
是凝便是不足解五十而是終身舜經過多少可喜
可慕事而慕悶不改予見直是千古無兩意
不得于君則熱不得于親則冷急宜着想
按舜三十升聞已是克諧那有往田及下不告焚廩

等事只論舜心不拼事理有無正想當如是文奇心深處

娶妻章

處父母之變以權處兄弟之變以誠正舜所以爲舜處

不得娶正舜視無形聽無聲時即不違畢竟不悅舜便必不娶了不得妻亦此意亦知亦字非堯能體舜正舜使堯不得不體耳

訓悅正好看情不容已使可即下誠字亦憂亦喜總

是形容天性至情融液無間舜之不自知處

道字正好看誠字象非愛兄之弟弟實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天下有偽情亦有偽理乎

魚不生于水生于使畜者之心象不恭于兄恭十誠畜者之心君子正不為世情所窮

立為天子章

封象正是仁處使吏治國正所以全其仁或曰放正見舜善成其封非或人未知說節

共工不仁于身驩兜不仁于君三苗及鯀不仁于天下藏宿二字因追論指出而已矣及各也字正有封無放意欲字遍真親愛欣洽處源源常常直是親愛無容已了

盛德章

辨臣堯之語只舜拜二字辨臣瞍之語只尊親二字何拜堯仍爲天子安得臣堯己尊親舜所以爲大孝安有臣父

民無二王使人分義凛然永言孝思使人良心惻然

正所以掃却當日誣舜邪說

逆、字敍妙直將自己意思向前走入詩人心中打辨

不齊論其世已也

爲天子父等正借以供其孝曾及以臣其父承言要

發舜終身尊養意下祇滅巳有了是爲猶云除非是

恁般解更即書以証其誣了

與舜章

這章以天字作主究竟天心不外民心層層闡發說

天字愈確說不能以天下與人愈盡掃却萬世篡逆

根株
不能使天見非惟天子自欲與人不能亦且使天與人亦不能
示字正換他命字以言授爲命以意授則爲示矣
至於禹章
通章只天與子則與子一句要以禹爲王盖不行天下與伊周孔子正同禹安得違天與之篇中句句要認天字禹字神脉自清
莫之爲莫之致非寫天字正見禹不能違天耳

義一正非德衰引孔子益見人言矣了

删草草

通章樂堯舜是本領自任重是王意所謂惟以道自正故能正天下若此

堯舜之道正天下之道也樂直是生平夢寐來以制旋意弗顧弗視不與不取正是樂字實際處直收盡先覺及潔身嚣嚣正樂之象幡然正欲合天下以成其樂者

天意即從先覺看出斯道堯舜之道覺民正所謂使

是民爲堯舜之民使君爲堯舜即在此

良知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覺而曰後知後覺

思天下等語是正天下自者從樂道得先覺從先覺

認天意非易不敢誣汙何眞實本領在

不曰潔心曰潔身所謂遠近去就之迹亦無不潔者

正與割烹相反

放伐何等事尹直任曰朕載自亳正禪受對局正是

樂道若在形迹成案上躱閃便是知覺未透

或謂孔子章

孔子不苟主全在禮義二字命直爲人言耳

進以禮等要說似孔子禮義曰有命者猶言得不得亦只有命非直是未言禮義必不先言安命既言禮義必不妄言造命孔子所以爲孔子固若此

于衛指所主復于陳指所主而證可知

貞子巳爲陳侯周臣猶冠以司城宋官必貞子前後皆正人且臣益非癰侍輩巳

復出觀近臣一段見人言不足信並不足爲觀人了

篇中孔子字八見不苟主便逼眞傳出

百里奚章

只從不諫一句看出个知字來知與知廢必知干主之汚正恐好事者借成君爲直尋故又從知拈到賢上極情盡變都從虛處說起直恁的然有據

不說他入秦只說虞事不說他要秦只說事虞正是自造成案

有前之諫奚便可不諫不然只消不諫二字已打倒生平便拈不出許多賢知來

使仲無一匡九合終有愧于召忽使奚無可顯可傳

終有愧于宗之奇

目不視章

直指出至聖所以異爲千古聖學開宗
伊尹勛著一代夷惠則惟風教可傳耳孔子太和元
氣雖六經垂憲勛與風總不足言是以但結曰孔子
也三字明乎三聖不足擬矣
人即能清夷并其形而清之所以自遯于海濱人即
能和惠并其形而和之所以不却乎袒裼
何事何使直是視見爲堯舜若無事使非君民則是

和非任了
速入等上並用則字此用而字明是時字様于大成
及智字俱有了聖之等各何不得倒拆指定淸任和
便不相兼時則直與元化同流所謂天運無心而四
時行聖心無爲而一以貫全是神明瑩徹無一毫粘
滯處
以樂言復以射言重重剔示非重重模擬總是聖所
以成而知所以集聖所以至而知所以中非有相遞
惟深意

而玉振便是即始以該終了始終正非先後條理正非一音兩事字正照條理字如宜清宜任宜和種種各有不容紊不容執處兩也字正是了當語氣則巧便是中則力便是至由正所以至非爾力是其中直是巧字了知集在知則集可學知中在智則中可學孟子正爲願學孔子者指一心訣耳

班爵祿章

正見班爵祿爲周先王治天下大典處要認天子二

字去猶無天子也惡其害已惟恐有天子也天子一位節班爵大略名分凜然不可奸天子之制六節班祿大略多少截然不可亂內視諸侯等則天子之重可知即附亦天子附之差亦天子差之相維相制若此

闕其略者王制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維天子于不墜矣

天子一位自位以位人天子之制自制以制人

爵有定級曰位五等封建之典六等命官之制貴賤

相臨而名分有倫矣
天子之制所對上天子一位以祿之班于天下者從
百里歷數之即附庸亦不敢僭天子之卿五節對上
君一位以祿之班于國中者從大國歷數之即代祿
亦不敢符
大國地方百里正所謂公侯伯皆方百里者復提出
爲卿進耳卿以上祿厚則少殺恐地不足供所以節
國用大夫以下祿薄則不殺恐用不能給所以養臣
廉各足以尤見體恤意

百畝正是井田九人等非以明耕者所入正以準在官者所食耳

先王無游民庶人在官何人亦何祿所謂在公則祿于四郊任事則止于一年受代則復業于百畝且其人起自閭閻畎畝所以開入仕之路其職極于文法與記所以廣器使之途別制其有深意至此

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去爵祿之籍諸侯而擬天子去經界之籍履畝而税什一所謂借君剥民已不可救特有此略存耳

周亂始于諸侯秦亂始于庶人可得封建井田之利病正不在制法不善處

問友章

通章只友德二字尊與敬正所以爲友尊賢義同貴貴正是貴不可挾處

自大夫以逅至天子總無可挾正爲友德立个樣子非爲獻子等推服也

有挾只自負能下賢便是無獻子正五人有德處師則尊友則敬事正不敢分其尊敬意不敢不飽逼真

尊字曰士之尊賢明是許其尊賢非以士字少之遜爲賓主階是友字而其天位等不待言矣王公天子只是拈出上字義丶仍見不可有挾挾便非義矣

交際章

借交際以行道正不爲已甚家法通章要以事道爲綱以義字爲眼以孔子較獵爲證而中間血脉全在猶禦一段

何心便疑爲豢養恭則指爲尊賢念頭了善用其恭心以行道濟世正孔子先傳手段故交際執之則公

養按之則際可善引之則行可矣

其所取正非盜而指爲盜曰字更是却之心巳不啻發之口矣

以道以禮正是恭字義甚非謂義不可充類說諸侯非眞盜耳較獵非從俗受賜非廢義總以爲行道之兆耳

正器而獵較自廢孔子所以能事道禮際而非義可視不那所以善用今之諸侯也未嘗有所終見爲道正以爲義際可公養與行可並列所謂交際以行道

於季桓等猶各有可見今之諸侯何必盡以禦繩之猶禦便是非禦然猶禦二字可爲民快心極矣

爲貧章

直是仕以行道意仕字便是尊富便是立人本朝者非爲貧正是爲行道有時可見爲貧非正所以辭尊辭富而必審所宜于關析直是職易稱非謂貧可爲也會計當乃可爲委吏苗壯長乃可爲乘田孔子正盡職樣子兩日字直是惡乎宜乎生面罪言高不使侵立朝者之職恥則貧仕不足自解免矣

託諾侯章

恍賢二字是通章精神處能眾乃成能養能養乃成能恍蓋加諾上位便有常職而賜亦可受始以君命餽繼以有司餽不待言託稱不必言矣

託餽賜須辨托自我而托于彼不敢者恐嫌于失國之君賜者自彼而賜于我不敢者恐混于有位之臣餽則無常數引子思見餽亦有必不可苟處

保字從亾從民所謂士比于流寓之民則可比于流寓之君則不可

不恭直是受臣之祿又存賓師之體故是倨傲卒字見發亦不暴意

不見諸侯章

通章以禮義二字作骨總是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當隆師事之禮不見直是召不肯往意市井草莽便非有官職者召師等在欲見上說君不可召正說上不可往引子思以証不可召引虞人以証不可往召則直是招了招便非道開門則士必不往矣義即不可往之義禮即不敢見之禮是以用夫字路直是

舍此無可出門直是舍此無可出入惟字見非君子過抗弟守而不失耳是字直是認得真捉得定意有官職便非上則召可故見亦可耳

一鄉章

直以未足二字爲關鍵自身爲根基世界運會爲作用論世所以知人直是設身易地誰吾身于古人庶古人詩書都用得着古人不及友能知則上友於無盡正不以尚友爲已足也

問卿章

要認反覆二字所謂積誠盡力俱有至使重臣操易位之議忠臣萌去國之思君尚可不聽耶正者宗臣職分合當如此要從大過處認若去則但曰過耳

杞柳章

病正在一爲字孟子郎從爲字翻出戕賊來遂令告子口塞

猶杞栁猶桮棬只是未爲已爲說話爲仁義已不勝造作况又不費彊合了力單言義謂義外不待言遺

兼言仁仍謂仁到仁心仁政處畢竟並是外了
順杞柳何嘗妙明乎仁義是性中生出杯棬異杞柳
造成爲仁義直順人之性爲杯棬則戕賊杞柳而非
戕其性也詞猶以杞柳爲杯棬是不戕性直戕人矣
說到戕人乃是醜曰言可見杯棬說詞直是自立論
非删辭也
在天爲理在人爲性是以性從生從心則生之靈而
不雜于生者也告子第認生之爲性故以杞柳論性
謂性無仁義以湍水論性謂性無善不善以食色論

性謂仁內義外總只不認得性字

湍水章

只是辨一決字就則非決摶擊則决之象也湍水直謂性無定體善惡皆由于使然就下直是性有定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也

把上下字換來兩字便自折倒是下便是就非是决故謂人性之善也無不善即足上講着有字者直是性善一定而不可移意

在山等非爲不善人分疏正所謂人無有不善也是

以復着其性二字直是爲不善是人無不善仍是性
也

生之謂性章

生便单指氣說却遺了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几希
便恁籠統故只就人物異性折之盖生之謂氣所以
生者謂性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所異
生之謂性謂知覺等卽是性其知覺之善不善則後
來做成者生之謂性也添一也字便截却善不善意
只落得一个凡生皆性了與孟子雄辨處復借有形

之生質說無形之生氣使告子不得不然犬牛之生猶人之生必不能謂犬牛之性猶人之性則生不謂性也明矣

食色章

只以義論性以長論義關要在長之者一句辨剔处義食色非性不攻自破矣

食色謂性直是當下即是不假安排下長之及耆炙皆剔發此意仁內外猶言仁縱在內義終不在內也

白馬白人不異長馬長人不同若必謂非有長于我

且謂長者爲義則彼長之說已謂長之者爲義明是
我爲主非有長于我何以說也
長楚長吾孟則認長之者爲義不得同長人于長爲
何又從仁內拈來謂長之終從長出不覺露個悅字
遏真說出內字了故即以嗜証悅一語斷倒且不曰
食炙曰嗜炙食口所出嗜心所好也炙有同嗜既已
謂之嗜矣尚得謂之外乎

孟季子章

總要認行吾敬一句正從長之者得來

在彼在此謂敬因人改移不在吾庸與斯須直敬自
吾主乃能因人公都子只不能設爲惡在其敬兄一
語便逼不出他在位說話而庸與斯須亦不能出了
庸與斯須便有个將字在故公都子遂能爲冬日夏
日之荅矣
前長楚就同者言義外故以同嗜折之此所長就異
者言義外故以異飲折之前因其明此因其易見者
耳

性無善章

通章只則可以為善一語即性可以為善其無善及
有性不善二說不訓自明矣中人皆有待互有字反
性無善無字應有性善有字正是明性可以為善不
可以為不善也括才情說是即性以該情與才非以
才情言性觀引証秉彝故好懿德自見言好則思與
求俱在所謂情在才亦在所以証好善愈的是有善
非無善愈不待言了
今日二字于上為告子引或曰等作應于下為詩曰
孔子曰作伏案耳皆非已明知三說有非了

乃若非從爲不善開說直從性善說來謂性善無可見情則性所動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故爲性善如所謂見孺子本念若轉念時則是情非其情也是以可以爲是情能爲另才知皆擴而充之便是有思有求盡其才了

若夫二字以上爲字已說過才字了言性便不離心言心便有思求工夫此情與才之關鍵正性善之的有可據者有便非無者有便非有善有不善故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仁義禮智是盡个善字非外鑠

是這个性字我固有之是説性善二字總是道現上
仁也四也字非深一層說話弗思指出為不善緣故
見思則求求則盡非但不罪才直為不盡才者轉頭
要能思能求能盡其才正是性善故才亦曰其才耳
告子與或曰何能當得詩與孔子故只添一必字也
字兩故字三説便無躲閃處
引詩括一天字即天命之謂性并性善源頭指出引
孔子贊詩括一道字即率性之謂道并情與才源頭
指出正子思子嫡傳勿得潦草看過

富歲章

正以類同斷心同以心同斷才同實是發性善却只指心說所謂性不可見心有可指說心正是說性玩天之降才及性與人殊自見曰陷溺曰先得直指出聖凡用同而異關鍵正不得罪才了

子弟者必成若性之意暴乃暴棄與賴字對天之降才明是性字陷溺其心心即性所以統才心溺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耳

麰麥性同故生與熟皆同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

相似說在同類中勘出纔則無不同矣疑字正不能盡才根抵何獨與後獨無正同字生面不曰我與聖同類曰聖與我同類正以我作主而謂聖人同之較人皆可以爲堯舜語更親切者字正人字言人而性不待言矣非人外補性

纔正類字之象借以引起口耳等易牙師曠爲前後聖人吸應

至于者心通于口耳等而爲之主有同然竟不待言了正妙在何也二字直是使陷溺者自思自問語者

猶言即人人所共謂之理義兩也字直是此外無同
然先得只是有同而得先正對陷溺謂陷溺後轉頭
則聖人便爲先得若謂聖人比人先得則直是不同
了是以先得曰我心論我心非論先得仍是同然說
話不曰我心悅禮義乃曰禮義悅我心適真不期然
而然光景悅字更盡出然字親洽不容自已處

牛山章

正教人存心以養性關鍵要在氣上使氣不至梏亡
則氣仍爲性而所動即情與才又何至無仁義之心

哉
大國正斧斤牛羊所自來山猶可以性言則人無性
不善益可知矣
存之則爲存心去之則第可謂存乎人者正好看人
自梏亾而仁義尚未嘗違心也所以放即下好惡是
曰氣者心伐不得不待命于氣旦旦而伐不得不寄
候于氣其實氣即心也故曰其好惡幾希正是有字
正以見宜存不宜亾乃仍以所爲梏亾之且反覆而
未有已雖存乎夜氣而夜氣直不足以存人見則已

不能見矣禽獸便是無才違禽獸不遠猶僅謂未嘗
有才非情正非性亦非心了
夜氣與平旦不同平旦是已覺時雖是氣非心然尚
做主一半至夜氣直是沉睡時一切性情等全靠在
天上了到夜氣不足代爲存煞甚可憐
養須要得正在所以放處用心則可以養可以長以
消長言正不可以有無言也
操乃練習正養字工夫亡非無字只是走作逐物便
是存亡正是出入係操舍故無定明是說心下節添

惟字耳

操存在是通乎晝夜正此氣翕聚作用處然操于何處下手乎旦夜氣已指以雞鳴為善之所以分矣

不智章

直是以智啓王心易生正好看智字所謂人心善端一覺便生萌正生字心志智之府吾見亦罕便是不專心致志了雖聽於吾見時王心仍不在吾也

秋陽暴之是孔子至聖處一日暴之是齊王不智處

能學章

通章只本心二字取義是本心舍生取義是辨處題頭四節平起側注順翻倒轉兩有其所與其所由是曰故不爲曰故不辟曰如使曰凡可曰何不曰有所拿定一个義字貫串于欲惡生死之中掩映處含全不點破令人反覆讀之良心天機生動欲舞將蹶不屑之念戚然不自禁而萬鍾何加之心瞥然頓冷下半篇已吞吐逗漏盡矣

欲字正是本念須說到生死必不可那動處方是本心

聖人則先得賢人則勿喪衆人則危迫時激而偶醒晏安時溺而不覺

人情急則見禮義緩則見皆欲行乞不屑是風波中祇枉爲鐘不辨是平地中坑塹

何加非謂無當于生死正謂求增于身以外也即宮室等意何字止令其辨鄉爲等兩兩比勘正示以辨已字失字更可謂痛切極矣

仁人心章

只一知字爲求心真訣非論學問說話

心直是虛靈不昧路直是明白洞達俱會有知字意其路兩其字正指人字自有自昧所以可哀哀正憐其不知若知而故放則可恨非可哀矣

雞犬正形知衆易處非至此始有不知意

求其直是知字知心在何處放便知放在何處求一了百當故曰而已矣方爲道字不然則學問亦直事耳正以求放心該學問非以學問盡于求放心也無他二字正須着眼

無名章

爲指不若人便是知惡心不若人正章有知指在故
拈來比勘則指之知可返爲心之知矣若直屬何爲

拱把節

養有所以養意須要知思正所以知故欲以知及不
知以能愛及所其愛耳甚字更有悚惕意

兼所愛章

直是善養正在能考獨拈飲食見飲食害大尤甚耳
于己取正是所以考了善不善直是所由以大人小
人意有貴賤兩有字正考于己而見者無害則善矣

無以小害大等便見養其大者爲大人尺寸之膚盡
爲天地所不可少小人只成个尺寸之膚耳
場師狼疾是養小樣子括知正爲考字貞訣賤則直
發養小者以着惡了無有失正決其失安有口腹非
尺寸之膚乎
說到口腹上便把飲食人一語掃盡

鈞是人章

先立正所以能從能思正所以先立從者只大體爲
主便爲大人從小則立小人矣耳目以官言直是職

視聽不思正不能思下心官故用則字思則得即
思即得正見心爲大體先立者立則我能爲主先則
待物之來不能奪所謂從也此及而已矣正從字其

象

天爵章

古今之爵自合古今之人自分學術淳漓事功真僞
世運升降皆在此
有道是人有故各加者字仁義忠信是善字正是性
樂正是情不倦正是才古人之脩過真不倦借脩以

有字了忘下便

要並不得爲樂也樂則不啻倦矣然亦必以非代爲
人倫討正與樂今人處

欲貴章

有貴有字要拈到實處照下飽德及施于身意能恩
所以能有正不必欲人貴矣非良貴正謂其可賤飽
仁義施于身誰得而賤之不願正不欲之說也
仁義從德字來開學從仁義來身即已字施則有本
而章者有兩所以道其有字

勝不仁章

仁勝不仁正在爲處說杯水直是爲不力非不可爲不熄非不可勝也謂水不勝則爲且爲不仁用矣以何待言

五穀節

必熟方謂仁乃是亦字在字乃是不如荑稗真脉熟之本領學問俱有夫仁要說在大美處

教人射章

總是上達不離下學千聖相傳正傳其可傳者而不可傳在其中矣

各志字以字俱有不能外不容己意

任人章

只要本末二字便是持平任人蓋食色性也之意禮重者禮正所以養食色無禮將無世道並無食色了饑死不得妻正是取食色之重禮食親迎正是比以禮之輕者所謂不揣本而齊末重與羽于鈎金也奚翅食色重者直是禮並可廢矣惟是可饑而死而兄臂必不可紾妻可不得而東家處子必不可摟則禮得其本重者而食色之重者亦詘矣

曹交章

爲之二字正此章要領弗爲及所不爲正相應服堯等與歸而求之皆所以爲之也指出孝弟正爲字下手實落工夫處

湯文正爲堯舜者貪要便有不勝意弗爲正畏其難所不爲則忽其易耳率性謂道聖人之不思不勉不學不慮之知能盡之矣所謂堯舜不出孝弟孝弟不外徐行也堯服等正在孝弟上說服堯等正爲字是堯便無不勝了從服說起正由形引入行處若眞个

思 方抑得 然

以服論爲與十尺九尺等說話何異单言堯而遺舜
者舜亦是行堯之行也繼堯者舜繼舜而堯者子不
然則桀矣夫道便指孝弟大路直在良知上說歸而
求之孝弟即吾師已

小弁章

怨正所爲慕慕慕正所以爲仁固不得以凱風小過不
怨擬之
親親即慕字下過大及不愈疏意俱有愈疏者親既
疏我而我復恝然不可磯乃单指子邊說耳至孝正

仁字小弁之怨有得於濊覩之遺意耳

按平王即位不報父仇反德犬戎仁孝等說話故是就詩論詩耳

宋牼章

罷兵一說志在安民便是仁義了若以利爲名未有不害其仁義者

牼以利害論利害孟子以仁義論利害王伯之辨公私之别正在此

志即指字號不可便足害志以利說及以仁義說兩

以字所謂志不易但換其名號懷正從樂出懷利未有不終去仁義去利則懷仁義以相接愈不容已各要說得去字醒懷字便十分精神所謂不去不得爲懷正王與亾所以不同者曰利正明拈號字何必者非惟不可並亦不必若曰仁義未嘗不利仍以利爲號耳

居鄉章

直是享須役志處守爲相四字已爲得之不得之定案酬不報是未及報至他日則報不報分矣儀即志

字不役志曰惟者明是論役志不論物並不論君相
了不役志便不成享所以不報儲子也悅正應前喜
字

先名實章

通章只道趣二字說義孟子一步緊一步始以爲名
實未加繼則謂不必能加終則直謂無可加矣却不
知未加正祿不用故卽三子拈出不肖汚君及禁等
見過非其于巳過露不用意下處不用及孔子不用
更明白道出了

夷似自爲患似爲人尹似觀望于自爲爲人之間故日不同道何也及日字直是闡發三子當日躊躇懇摯處正趣字眞象仁卽見所謂仁尹患易見伯夷不以賢事不肖豈非以賢望天下意不論名實著與未著總爲萬物一體之心也

擧百里奚直指明用字一伯佐有關興亡况不爲伯佐者乎

爲魯司寇正照三卿意曰不用便見齊不能用猶待燔肉後行便見已不爲小丈夫處知不知皆不識孔

子以不用去微罪正不欲顯不用之失苟去則仍不能微了見三卿非我志去齊非忘齊所爲正是仁處衆人安得知之

五霸章

正以王道維天下意天下不可一日無王五伯假諸侯僭大夫導諸侯以僭者各定以罪王道所以至今存也

王莫大于征伐伯莫大于會盟今并會盟之禁而奸之便是惡了

則有等明是權自天子出公然討而不伐了
申明五禁要得挾天子以令諸侯意
五伯之罪人今之諸侯之罪人皆不足爲三王之罪
人矣

愼子章

殃民正照仁字蹄制正所以殃民道字直從蹄字說
出
引正多方務救意務字與而已吸應見殺人必不可
爲也

奮非齊敵故有一戰徒取之說見其殃民必矣

今之事君章

爲君求富強正爲君樹民怨不但民賊却直是賊君了

直說到雖與之天下富強便厭吟矣

今之道人而不變直是俗了鄉道志仁正變俗捷法

取一章

先王定制什一可見人倫君子國用必不可多必不能少正爲萬世常法若可議減便可議增反爲橫斂

借口耳故結到欲重上煞有深心

治水章

治水有道禹行水丹逆水正水所以必不能治處

不亮節

不言信而言亮者只在見理精明處説故爲可執不然亶是責君子以硜硜了

魯欲使章

正子所以可喜者在能好善所以能好善正緣其爲吾人故強智聞識不足爲正子律也

以一善爲天下便不足合天下爲天下便有餘

予旣已知見不好善强智聞識反爲病根矣則善不來告直是我距了士不來而人至矣

就三章

三就無優劣所遇不同耳去各伏于就中正見不苟仕處

有禮便機有可通吾恥正心有可原總亦非苟就者而已矣要拈出去字

舜發章

發舉等各有大任在畎畝等各有苦心志及增益等在下第剔出故字必字見聖賢所以善承天心耳

大任須要能能必本于心性心靈而能應動者所謂寧極而活潑性寂而能止忍者所謂變化而藏密所不能要認是人字能正不可易言了

非過安能困衡安有徵發仍是天心成就處無法家兩無字境與心俱有乃是

說窮故言天說過故言人總是憂患復曰安樂者正見爲憂患人提醒並足爲安樂人悚惕耳

此下揔一及心漸之

多術尊

不屑亦教術多可知所以有教無類

盡其心章

事天立命正所以盡心非知從何處做起故知性而天無不知存養正從知來不貳更明是知字了所以能脩身以俟也

獨于心拈盡字盡就人指身就身指心而性天命始不落虛浮不着軀殼并知字亦有下手處

盡心直如保四海須是認取各端所謂知皆擴而充

之也曰其者心原包有性天在者字指人而事天立
命已全在此知性便是知天故着則字
以成功言故曰盡曰知以用功言故曰存曰養存恰
好用在心上養恰好用在性上其實存外無養故總
爲事天猶須從殀壽說修從不貳說俟方是存養着
實處方是命從我立而天忖俱在我所爲盡其心者

莫非命章

盡道正所以順受知命正所以盡道心性妖壽總是
命命安有不正只不能順受便非正故曰其正又曰

正命非正命並去其字直是命聽于人了

不立巖墻便存養便修身

求則得章

知在我便可求在外便不可求從益不益拈說正使妄求者轉念耳

曰得失見我自得失非別有損益曰有道有命已明指以道與命矣

皆備章

皆備正所謂在我者也萬物如何備得正從誠與仁

處說身字從我字來行正我所行者大字近字俱照萬物字

求在我及皆備皆言我不言心言性直是必不容諉忒

大學節

行習正由字不著察正不知其道曰其者道原在行習中便已示之著察了

習另換一矣字終身意過眞傳出了

無取節

拈人字重不可無恥便透下句直足言非誑合

恥之於人章

不曰人于恥却曰恥于人正見恥爲固有惟人所用無所用恥便是不恥便是不若人了

賢王節

說士自重正見君當重士曰古則企慕者深矣致敬盡禮正所謂樂善忘勢處

好遊章

通章須在遊上論莫泛作窮達話頭兩亦字知不知

緒論

自囂囂自常正非臨時取辦者故下達等俱從窮來斯可以然有理會尊在德不在勢樂在義不在利本領學問俱足持世故眞進之以士而慨然與見古人了不失等句句要是尊樂眞光景句句要是囂囂眞精神始爲得之

待文王節

直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病根只二待字能勿待便人人豪傑矣

韓魏節

附者于自無干于念易動自視便不視韓魏欿然正
有大于富貴處舜禹天下不與孔子浮雲不義正在
此如乃盼望説話已寫出過人眞象了

佚道節

不使不能佚不殺不足生正是道字兩以字有無限
苦心妙運在

驩虞章

直是論王伯所以異非以驩虞皥皥盡王伯也
曰伯者便是假仁假義安得不成個驩虞王者已有

過與存者在民安能不皡皡不怨等正所爲皡皡殺之等正所爲王者直是化與神了故用夫字所謂不動而變不行而至其實神所以爲化存所以爲過天地以不貳爲不測王者以天德爲王道直須拈出同流見皡皡眞種子若謂神化無不到直是四方與天地同大了小補正説驩虞謂所滲漏者甚多也非從同流生來何得誤認竟以同流作大字

有殺等可言所以爲汪民無殺等可言所以爲帝德

仁言章

治道只有政教兩者發則爲言措則爲聲善政善教正就仁聲中拈出得民乃所以入民者故仁言等再小消數一評了

善政從仁來其則奉法惟謹畏得民財直反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看要無說壞善政及畏等則所以形容善教者益至爽方總是得字說話

良能章

劈頭說个人字孩提正人之初天下盡人之類矣所不學要有兩所字直指天命之初言政良字本體

故曰其良兩者字也字更有合下即是意知愛兩知字有能字在無不便直是達之天下了仁義性之善政良字親親長長便是仁義非謂仁義之發故用兩也字故曰人之所不學不慮而知能者其良知能也達之天下仍只完得無不二字無他正當下指點真精神處

人但認得良字始知爲仁爲義大人仍是赤子爲學爲慮工夫仍是本體耳

居及兩與字正靜定淵微光景江河處固在此故舜
之異直不自爲異渾化處若非所以并幾希亦不可
言及其是從淵微爲決沛非以決沛說淵微兩一字
在人爲一言一行在舜爲全體所謂舍已樂取執中
用中若此是以曰若曰莫能禦也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正此章註脚

無爲節

明知不爲不欲而不免爲且欲者只是轉念葛藤耳

弟認得兩所字便是不爲不欲本念常醒一刀兩斷省却多少牽係轉徙如此者所謂本體工夫一齊都了故又曰而已矣正教人于所字處下手也

德慧章

慧本于德則慧不小知通以術則知不窮正下達字恒存固有操危慮深在下弟証以孤臣孽子耳疢疾本皆爲不幸也

事君章

各有字者字及者也字只用開論臣品而君所以用

臣與臣所以成君已過眞寫个榜樣在事君人直以
事爲人了則者所謂只有容悅一念耳安社稷臣與
忠臣良臣不同正深計遠謨務使社稷必無震撼意
天民非無意大行以不輕行成其行于天下耳大人
者則人之盡矣正已物正臣道君德一以貫之者也

三樂章

始終以王天下相形直欲剔淸性分眞樂處存者三
樂常存無礙而王天下不得與正下章所性不存意
若弁髦天下便是巢許輩且與下章君子樂之犯兩

舌矣

俱存無故要在孝友得致上說若不關着君子則直

是徼有天幸了

不愧不怍與無愧怍不同正本領學問處教正所以

育守先待後俱在此各樂字要入王天下意

廣土章

道可行故曰欲道大行故曰樂然特性之發而非性

所存不加不損意已有了故下用雖字不加損便是

定得于天者自定君子弟不爲加損焉耳乃是故字

性人人俱有獨曰君子所性正謂有深根滋長工力
在拈出仁義禮知及而背四體等種種正爲廣土等
對照形容可欲可樂意
根于心及生色等俱要說得渾成工夫已在君子二
字內不言自是神明默成動中天則了

北海章

要歸在養老上說與前二老章論王政不同
伯夷太公皆仁人蓋皆以天下爲心也盤之等見匹
婦匹夫可辦非迂濶難行無饑不使老者有家食之

慮亦以見無饑足耳斟酌詳悉故爲善養復者所謂二字明是上已指文王說故伯夷太公當日所謂善養正在此益見養老足法了

田疇治

正好看仁天下眞訣民不能仁皆由財盡上實有以使之易田疇等正使

菽粟如水火處

易與薄便有暇日以脩孝弟意時與禮遇眞是敎化了所以仁民者已無不盡故下曰民焉有不仁者乎

以時以禮直是非時不食非禮不用無弗與偕有仁

字意治天下正所以納天下于仁也

泰山章

總是善學孔子處登東山等使人眼界一空觀水等

使人尋求入細成章則直使人脚路實地耳只拈出

孔子二字逐物形容隨方合變文法文情可謂妙極

無上

登字便是登科後行影子登只自處觀則人所見者

是以用故字言較水亦客中主非以此盡孔子也瀾

非本觀瀾可以知本明則照之本也都是在明白易見處說爲科成章俱從本拈出志字見求大于孔子不如求大于自心也章即闇然日章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以章言若聖道渾淪只可言大故須達耳

雞鳴章

以舜爲主以介于跖危之關鍵在一知字尤是爲舜眞種

想是起念雞鳴非平旦說話只人醒眼時所謂一日之始也以終身懸于一日以一月懸于寅初已過眞

傳出間字了兩徒字不但走上路直是成其品舜與
跖相去最遠分處無他欲知弟在利與善間求耳
既曰舜與跖舜字在上見主意又曰利與善利字在
上見工夫善方萌利已伺其間非急提良知狠力下
手未有不轉念者故孳孳必不可已也

楊子章

直爲仁義辯至中處非爲三子辨也
拔一毛及摩頂等是說楊墨執一處執中即爲我不
至如楊兼愛不至如墨穉即惟精惟一說話子莫少

个精字故仍是䟽一

廢字要認知孔子當仕而仕其止與久速道理依然俱在到用着時便因而付之若執定處處成非并所舉都廢故爲廢百若爲我但害仁而義仍在直是舉一廢一了

甘食章

病根只在甘字兩有字正甘所盤據及從來處故不曰爲害曰有害亦皆者口腹受害而心亦從之遍真爲心害了能無以者直是拔斷病根本領學問在此

造位無上亦在此矣

三公節

要在和上想出他介來正不使同塵者借口耳

掘井節

爲不竟其成直是前功盡棄尚得謂之有爲者乎

性之章

各之字勿指出仁義便有許多妙理在性與身俱要照非有意假便是非有歸字可見五伯一生只是流落了性字身字愈痛快矣

不狎章

只予不狎一語便是使君堯舜便是伊尹之志兩大悅是志已信于天下了有者宜說到弗顧弗視隱微處更拈出毅字而君臣之防愈嚴矣

素餐節

居便當不得仕字用之即用其言從則守其教兩則字正功不可測不可沒處惟以主持世道自任故不甘泥迹于耕耳

士何事章

直是尚事於志士之事所以獨大尚志者無限經綸皆從志起以尚志爲事非志外有事也仁義對功利說便是尚而已矣見此外無志事眞無以尚了非仁兩非字正則仁義極精處乃見尚字精神兩是也直是不走一線意大人事備即在居仁由義勘出不在異日作用上

仲子節

弗受齊國非小只以親戚君臣等視之則小耳仲子當亦心折

桃應章

非桃應不能問非孟子不能荅假使殺人一問舜應以瞽瞍底豫一路許多經濟便一筆抹殺聖人守法聖子愛親天理人情至極處誰人曉得

移氣章

移氣一嘆過真道出廣居光景引魯君以証王子何也盖侯王之居彼此有以相似居天下之廣居者孰得而似之更過真況乎精神矣

弗愛章

未將非什恭敬字正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也若以幣帛爲恭敬便非未將便是無實又安能虛拘君子拘者見豕交獸畜皆拘之也

形色章

以盡性如聖人而借謂踐形不盡性直是負形耳如耳順方是踐耳不言而喻方是踐身

形色爲性是引形氣入天命中來食色爲性是逐天命出形氣外去

爲善章

能孝弟自不至欲短喪雖加一日逼眞寫孝字出

所以教章

曰五便見無棄人意所以教更有多少委曲成就在各有字正君子無已深心與因人妙用然無積何化無德才爲又安所用成與達等受教地正不可少

道則高矣章

正教不可貶爲可幾及直欲改繩墨變彀率了不發非不能發一發便爾索然故躍如即在不發內中道而立即在躍如內曰中便非不可及曰立便非可貶

能者一力擔承意從則與之爲一更何等渾合何等省力

有道章

殉字直恁痛切殉身殉道正所謂進退在巳以道殉人並不得爲道矣

滕更章

指出挾貴挾賢所以荅滕更者已盡矣

不可已章

窮人情必至之弊故漫不事事與慘刻少恩及急遽

舉事者無一可者也

君子節

弗仁有用其仁者矣弗親有用其親者矣

從物返來親有獨鍾從親推去愛有必遍把爲我兼愛二病一齊都盡

無不知章

總是教人君以知務語雖平對意實側落急旨專一以該全非掛一以漏万知急當務親賢亦曰務可見仁智未嘗不合又曰急先務直是當務中有最先者

明是拈親賢了故堯舜正知務様子不能三年等正

不知務様子末節單結明乎言猶而仁已在矣

不仁章

所愛子弟一語直恁剌中知保赤子正從此念推出

不仁說話非爲梁太子止爲梁民也

春秋章

征者上伐下正斷案律令㡬說戰便是敵國相征將

天子放在何處故曰無義戰

盡信書章

借武成以開發世主仁心非爲讀書說話不如無書要在借口文奸貽害無窮處說取字及而已矣正不盡信處流杵一語黠合戰國情事不得不急駁之非弟爲仁人解嘲也

善爲陳章

直是戰無用處能好仁便是征不是戰了無敵正各欲正己意后我及徯南光景已在此

湯武正國君而無敵于天下當日何嘗用善陳善戰者哉

大罪正以殃民斷之爲仁字伏案三百等見不恃兵

威意寧爾更過真仁字了

梓匠節

直是即規矩指出巧字非爲教者傳法正爲受者開

他門耳

飯糗節

要在舜心體上模寫爲不加不損的樣子

不曰爲匹夫曰飯糗等不第曰爲天子曰被袗衣等

又曰若終身若固有于飯糗袗衣外過真傳出一个

真大舜來

吾入節

世主康爛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故以天消好還惧之

爲關章

古人事事爲民今人事事爲利借法虐民有如此關又况法之已變者乎

身不行道節

正是修身齊家的註佐所以行無不遠使無不行者

學在此了

罔于利節

罔者直本領學問俱到邪世與亂世不同正易爲亂者

好名節

好名之人便非真能讓千乘之人了苟只快辭猶言人既非而名所不在安有不動者千乘簞豆等俱是影子

不信草

正是國以仁賢爲本以禮義爲幹以政事爲脉語無側落意有先後施爲次第正自井然矣

有仁賢而不信雖衆位具在徒成空虛若用小人則又禍不勝言了

上下禮義之最大者財用政事之綱紀者耳

得國節

正好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意

得國者得于諸侯彼先不仁自足失國如齊之勝燕是也得天下得于天下人之心不仁已盡失人心矣

民爲貴章

貴正貴賤之貴得民而天子所從出正是貴不但是重了輕則分自在權自輕不愛民而危社稷則變置且加之耳下變置亦是爲民意

貴字奇次字輕字俱奇語出創闢事實恰中真救時藥石

百世之師節

直發出夷惠有功世教處能者是及親炙俱在風足善世上極爲形容從來頌兩聖以品未有模兩聖以

功者可謂識破千古處

仁者人也節

仁便是道但言生意不言生身則道不現故曰仁者人也巳合而言之矣非此外更有合更有道也

去魯節

道不同而去㝡所以爲聖之時

陳蔡節

上下不交明非君子之咎了

貉稽章

只重一士字引詩直欲爲士者須如孔子文王乃是
盡頭處多口亦何傷

不理正不分是非意愠正多口所從出愠字註謂誤
者從愠字看出悄悄則嫉惡之意故應從增字耳

昭昭節

正是明德新民註脚冠以賢者直欲尋昭昭根本處
非徒罵今人也

山徑節

山徑一句直畫出个危微真象介然爲間直恁悚惕

正見不可不用意

禹之聲章

正見論樂者當會其性情本其功德訴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精神何得妄肆優劣故文王在千百年後其追蹤亦如禹耳

發棠章

發棠與搏虎不同孟子又心切爲民者士人何以笑正矣其無濟益亦且以爲負嵎即攖亦必不能免耳援臂下車直擬爲輕身市德情狀絕不及虎果能攖

與否可想發棠必無沸了

口之於味章

只要認天命謂性一句在人爲性在天爲命原自合一言人不言天是以有生之謂性之說却不知于味等正有个命在物與無參即于知覺運動可認有性不謂性所以有性善之說也言天不言人是以有性善性不善之說却不知于父子等既有个性在從之者善正非旦晝夜氣可岐有命不謂命所以有立命之說也只兩謂字所以盡性至命者俱有了

提出安佚及聖人句倒拈溺是不謂性命的樣子是
以着君子二字點出

浩生章

只要拈一善字作至美大聖神俱可欲處善人　人
直在善信美而所謂二之中是中便未到美大等了
可欲非人欲我直是我可欲善即帶有人字在看下
美大等可見各句俱以善字貫有正有此善也說到
已上便貫了所以下節曰充實又曰充實有光輝聖
與神何辨如伊我湯武皆聖人須堯舜孔子並所化

者亦化矣可稱神耳句句要是一步進一步𨚫句句要是合下便進步方是欣動正于神脉

逃墨章

受正收以爲用意見好辨者𨚫不足爲距楊墨了

布縷節

只各有字便是下三字見法內正足病民君子只有用一緩二法耳斟酌調濟道無踰此

諸侯之寶節

寶便有許多經畫區處在曰三者見此外無可寶了

仍說到身上逼真寫實字眞切處

盆成括章

須是聞大道乃足言才耳

上宮章

只消設科一段逼肖無類婆心

人皆有章

仁義只達所不忍所不爲便了充正所以爲達無欲
害人及穿窬正指出不忍不爲眞切處又復指穿窬
于爾汝穿窬之類于言不言等所以則發不爲二字

始盡耳

仁也義也直是全體具足不可勝用及無所往皆就

小指言之耳

實指心說有是心而仍甘受使是不充士字正要着

服所謂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

人自其餙人之意推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為盜是

也

聖賢說話正自徹上徹下雖仁覆天下亦只免得害

人二字雖義塞天地亦只免得穿窬二字

言近章

正爲好議論而不務脩身者發兩善字正在而字看出所謂近遠約博俱在日道存曰天下平正見道與平直在不下及修身内俱有了若有意求存求平猶不免有務遠務博之病矣

任正與守字反守則持之于吾身任則不免有揮霍之意矣

堯舜性者章

兩者字須是論出下二節不執定堯舜等說

性不從無聲臭上說而直指動容等正示人下手處可見行法行此俟命俟此

性中作用恰當不易處故曰法而已矣見反在此性亦在此直是人道亦天道了

說大人章

只背古之制一句若我無此制便直是虛憍耳正好看浩然處

養心節

存正所以爲養蓋聖人無欲所欲從心學者不能使

欲化爲心但提心作主欲便日就消歇心安得不存

莫善者見制欲絕欲皆非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抑多

欲寡欲兩種人正爲莫善作証耳

皆羊棗章

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莫解觸物益切獨正

不忍必不散處

在陳章

通章以中道二字爲主正堯舜之道君子所爲經者

狂獧以真合中鄉原以似亂中一與一惡所以爲中

道者若此

如琴張等答所問如字何以謂則又窮其實了已明說過狂者進取故仍以居今慕古解之不掩非言高行卑言大行亦大滲漏處不自掩護耳正照下無舉刺意

既曰如琴張等如何又曰不可得只是難得不多得意不屑不潔仍有所不爲說話

帶寫正照應狂獧意

闕然句是承了斷案何以等鄉原正不必有惹多說

訴只懸模出一段媚世光景爲無非刺等伏案爲自
以爲是與醜處
無衆刺正從皆稱來同流合污直用意周旋流污者
正媚世處似忠信等所謂似是而非皆悅正所謂善
自以爲是便無轉頭時了
復引孔子拈出似是罪案亂德正所以賊德也
經即德堯舜孔子所傳中道俱在此反者茅使眞似
較然復見至是無非道理而已矣見轉移世道已無
別法

楊墨尚爲邪說鄉原閹然媚世邪直匿于心中故下

一愿字

賊民與鄉原出庶民興狂狷出矣

由堯舜章

直是表章孔子以定道統爛傳使萬世學者得以適

從意

道在天地全賴知之者使斯世不至不著不察是以

見者爲接脈聞者爲主盟孔子而上歷歷不爽豈至

今日知遂中斷乎

要知五百餘歲一閒接一見則五百歲中皆閒見流布可知湯非必藉閒于禹臯文非必藉閒于伊尹集大成如孔子益不必藉閒于太公等所謂堯舜至今在也歷叙五百歲中爲閒爲見遞授遞傳孟子去孔子時任見知則已脫任聞知則已早然而二語直是合見知聞知一身兼之孟子所以終十篇也

下孟約說終